

李欧梵作品

尹慧珉 译



铁屋中的呐喊

我这里做的并不是一般的“传”或“论”，而是一本和常见的颂歌相去甚远的研究。而且，我之所以写这一本书，是因为鲁迅四十年间大量著译所提供的证据，它们使我深信：尽管他自己非常谦虚并自我节制，他的有些东西却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 著
尹慧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著;尹慧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李欧梵作品)

ISBN 978-7-02-008239-1

I. ①铁… II. ①李… ②尹…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①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9374 号

责任编辑:陈建宾
特约策划:王轶华
封面设计:余笑乐
版式设计:高静芳

铁屋中的呐喊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39-1

定价 28.00 元

总 序

李欧梵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

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看起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

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

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

原 序

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不愿写自传，也不愿意别人替他写传。他认为自己这个人很平常，不必要写传。^①

在《死后》一文中，他又写了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写自己死后有一只青蝇“嗡地一声”停在他的颧骨上，舐他的鼻尖。他于是懊恼地想：“足下，我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

可是，与鲁迅的愿望相反，由于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盛名之下，人们竟为他写下了无数的“传”和“论”。如果鲁迅死后有“灵”，对自己在国内国际上所获得的这种殊荣，会作何感想呢？

现在又出现了我这一本书，鲁迅会不会感到又来了一只“青蝇”做“论”，因而烦恼起来呢？

我只能为自己辩护。因为，我这里做的并不是一般的“传”或“论”，而是一本和常见的颂歌相去甚远的研究。而且，我之所以写这一本书，是因为鲁

^① 《鲁迅书简》，卷1，第79页。

迅四十年间大量著译所提供的证据，使我深信：尽管他自己非常谦虚并自我节制，他的有些东西却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当然，鲁迅自己或许并不求理解，如他在许多自我解剖的文章中所表明的，他宁愿将那些内在的鬼魂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我研究鲁迅，多年来搜集了大量第二手材料，读后很失望，决心摒弃这些材料的影响而以阅读原著为基础。由于鲁迅的著译是如此大量而复杂，我的理解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回头重读又发现了新的意义。鲁迅作品的复杂程度，使它的原义往往避开研究者的理解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从这意义上说，或许任何人的研究也难于穷究其全部，或可称定论。我这本纲要式的书，也只能算是向揭示某些其他学者未曾分析过的方面走出了第一步。我热忱地希望这本颇不“正统”的研究会引起一些论争，从而使鲁迅研究能更坚实、更深入地继续进行。由于我在研究中阅读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对他们的有些看法颇持异议，这方面的论争西方读者不一定很感兴趣，所以均放在注释中说明。

鲁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他的生平也几乎是常识了，所以我在此只作简单的介绍：他于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败落的书香之家，少年时受过传统教育，以后到南京上学堂，接受新学，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去日本后先是学医，1906年突然停止学医，全力作文学工作。在日本的七年中他的文学工作是失败的，1909年回到中国。直到1918年才又重新从事文学，以为《新青年》写的《狂人日记》一举成名。这篇作品由于使用白话，由于高度的主观性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击中要害的批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的小说。

随之而来的是《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在写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在北京、厦门、广州的大学里执教。在1918至1936年间，他还写了十六卷杂文，一本回忆集，一本散文诗，一本历史小说，约六十首诗，约六部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以及许多翻译作品（译自俄国、东欧、日本）。所有这些，加上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迄今为止，至少已出过四次全集。

从1927年末起，他开始定居上海，成为新文人中的老前辈。目击了中国政治的多次兴衰变化以后，他走向左翼，是1930年成立的“左联”的创始人之一。这段时期，他不但参与了多次和右派的、中派的“敌人”的论战，而且也卷入了左翼阵线内部的许多是非之争。他去世时是一个痛苦的、愤怒的人，被那些他曾为其革命目标而斗争过的人们所疏远。

本书的组织结构分为三部分，大体上按年代划分。前已说到，我试图理解鲁迅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十多年前，当我最初涉足于鲁迅研究时，曾从心理学方面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后来反复思考，终于确定鲁迅作品的意义在艺术方面多于心理方面。因此，本书着重谈鲁迅的艺术，将心理方面的问题仅放在叙述他从童年到开始成为作家期间这段生活的第一章。第二章说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和学术研究（在年代次序上略有颠倒）。这两章总起来是第一部分，作为后面研究他的创作时的背景材料。

全书的中心是第二部分，阐释鲁迅创作的三大文类：短篇小说、散文诗、杂文。先师夏济安曾分析过鲁迅作品的“黑暗方面”，认为其中心是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当然在他的许多小说和早期杂文中也都有所表现。这见解是开创性的。但本书所论更集中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因为它们既是伟大的艺术作品，西方读者又比较熟悉。

第三部分论及鲁迅生平的最后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占据了他的政治意识的中心问题。正如前面那些章节一样，我在这部分也主要是分析鲁迅自己的作品，但是在第九章也揭示了一些左翼圈子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在这方面，夏济安的叙述^①较细致，我只能增加些新材料）。虽然我并不希望我的研究只被人们从政治思想上来判断，但本书这一部分的分析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部分。此外，这一部分中还探索了目前还没有受到学者们足够注意的关于鲁迅对苏联文学及其理论的借鉴问题。由于缺乏

① 这方面情况及前面所引关于“黑暗方面”的论述均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书。

足够的文字材料，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内部纠纷还不甚明了，这部分论述只能依靠目前已有的材料，俟以后有新材料时再作补改。^①

谨以此书献给鲁迅先生之“灵”，不论他是在“天”还是在他更偏爱的地下。

① 这后面还有一段对帮助作者完成此书的人们和机构的感谢文字，译时从略。——译者

目 录

总 序	1
原 序	1
第一部分 一位作家的产生	
第一章 家庭和教育	3
第二章 传统和“抗传统”(Counter-Traditions)	24
第二部分 鲁迅的创作	
第三章 短篇小说之一：现代化技巧	49
第四章 短篇小说之二：“独异个人”和“庸众”	70
第五章 《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	88
第六章 杂文：对生活 and 现实的种种观感	112

第三部分 关于文学和革命

第七章 对文学和革命看法的变化和 发展	137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	154
第九章 革命前夜	177
第十章 结束语：鲁迅的遗产	195

附录

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	207
参考书目	231

译后	240
----	-----

| 第一部分 一位作家的产生 |

第一章 家庭和教育

鲁迅 1936 年逝世以后，被全国一致地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任何一位过去的或现在的中国作家，都不曾像这样在整个民族中被神化过。关于他的生平有过那么多的记载，对他的研究是那么细致入微，看来，再写一次传记是无必要的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偶像化，使鲁迅生平的某些方面被夸大得失去了分寸。

由于种种考虑，在本书中，我想重新从鲁迅的早期生活开始，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心智历程。和那种神化的观点相反，鲁迅决不是一位从早年起就毫不动摇地走向既定目标的天生的革命导师，相反，他终于完成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考验和错误而得来的。他的心智成长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鲁迅所选择的生命目的，完全不合乎那个时代知识者中的著名人物如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所提倡

的民族主义的功利性质。^①他那著名的放弃医学从事文学的决定，在作家社会地位尚难确定的当时的中国，可说是无前例的。^②鲁迅将自己完全投入文学事业的那种严肃性，对于他自己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个人事业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绅宦家庭，虽然已经没落，仍是一个有着显赫声望的大族。如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所细致描述的：整个周家大族分为三房，各自聚居在围着高墙的大院中，本身就是个真正的世界：房屋，花园，池塘，拱门，碎石栏杆，油漆大门，石桥，长满苔藓的小径，庭院。总之，是中国传统的缩影，虽已没落仍令人肃然起敬，正如“台门”这个词就已意味着世家大族。鲁迅生于其中的“新台门”是以前先人有学问而著称的，台门中又分为许多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鲁迅当时已经败落的家庭却是属于“兴”房的。

虽然鲁迅生于典型的传统绅宦家庭，他的祖父和父母比较自由的态度却使他所受的教育不像一般情况下那样僵化。六岁时，他首先从一位叔祖学《鉴略》，因为他的祖父认为学点历史知识对青年人是有意义的。老人也鼓励孙子阅读通俗小说，特别是他自己喜爱的《西游记》，认为也有教育价值。^③鲁迅十一岁开始上家学，他并不喜欢正规地应读的四书五经，却对那些杂书，特别是关于幻境、鬼怪和神话的书感兴趣。^④他还爱好绘画（而不是练字），摹绘从亲戚和女仆那里得来的书上的图画。这些书有的是通俗小说和传奇，有的是关于动

① 参阅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有关鲁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章太炎等章节。

② 在其他国家是有先行者的，契诃夫就是一例。

③ 见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12页。

④ 威廉·R·舒尔茨（William R. Schultz）的博士论文《鲁迅的创作年华》（*Lu Hsün: the Creative Years*）中列举了有关的书单，对书的内容并有简单说明。